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至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魯隱公嗣國 桓公篡弒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辨誤 史記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娶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按惠公雖非魯之令主然魯秉周禮不應有衛宣楚平之事史遷之說近誣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補逸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攷異 歐陽修曰公穀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君氏 尹氏作君氏 為隱公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

傳者葢如是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詳見魯與宋衛通好　秋諸侯伐鄭詳見州吁之亂　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

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攷異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七年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

之盟也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九年夏宋公不

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伯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十一

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

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冬鄭伯拜盟　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　秋伐邾宋志也

臣士奇曰隱公攝讓之是非四傳論之詳矣夫讓美德也太伯仲雍行之伯夷叔齊又行之君子不以為非何獨疑于隱公也說者謂隱公雖長當立不當探惠公之邪心而成之隱惟不自取以攝啟爭卒有鍾巫之及是則然矣顧隱之失不在于讓

而所以處讓之道有未善也桓公始生之年雖不可考但隱居攝十年被弒而桓立立三年而成昏于齊距隱居攝之始年十三歲耳古未有十三歲而成昏者以此推之隱元年桓即幼亦不下三五歲使隱能如周公輔成王故事抱負以臨羣臣聽國政即不然令桓毓質深宮已則身都魯相而代之經理其發號施令入告王朝通問隣國一稱桓君而已無與焉則名分定而已之心迹亦明雖有

百奸人烏能離間于其間哉不比之圖而奄然立乎其位國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會盟摟伐之所至羣指而目之曰此魯君也其于瓜李之嫌謂何矣且隱始年桓尚幼及子翬請殺之時桓已十餘歲矣猶不反國而歸之藉口少故菟裘雖營何以解于桓公之疑而亦何以杜羽父之譖哉若隱者讓則有之而謂其能絶遠嫌疑以為讓則未也夫其始戰狐壤而被止是無勇也禱鍾巫而

以其淫祀之主來是不智也攝位而首從事于盟坎是不信也改葬惠公而身不臨是不孝也衆父卒而不與小斂是不仁也會潛盟唐是棄防也入極渝平取郜防是貪得也羽父請以師伐鄭而不能禁是縱權也草次遇清是簡禮也因使者之失時而輕絶隣好是反覆也于棠畧地是文過也入祊易許是無君親也迹隱公十年經傳所載諸行事鮮有當人意者世但以其讓桓而桓弑之惡桓

深則其賢隱也若不啻口而不知如隱之讓則實足以啟爭端而為禍媒者也太伯仲雍夷齊讓而能遠其跡隱雖讓桓貪其位而攝之此寫氏之刃所由及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五

左傳紀事本末卷六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魯與列國通好 宋衛共姬之節附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

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　督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僖公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兹丕公甯

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三十年夏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文公四年秋衛甯武子來聘俱詳甯武子弭晉難　五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宣公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成公三年冬十

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冬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禮也　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　襄公元年冬衛子叔來聘禮也　二年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七年秋季武子

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詳晉悼復伯孫甯廢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且尋盟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三十年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女待人婦義事也

補逸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補逸列女傳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嫁于宋

恭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遂逮于火而死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于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二十五年九月公孫

于齊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巳亥卒于曲棘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故請之

范獻子取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詳見三桓弱公室

臣士奇曰春秋時魯于列國邦交自齊晉兩大國外惟宋衛最親衛兄弟也宋姻婭也中間以兵事齟齬者不過數見而已其餘則行李之往來歡好無間即左氏所載未易一二數也隱元年盟宿平王之怨八年遇犬丘又盟瓦屋桓公二年會稷文

公五年襄仲聘十五年華孫來盟成公四年華元聘五年孟獻子報聘八年華元又聘公孫壽納幣九年伯姬歸季文子致女襄公二年穆叔聘十五年向戌來季武子報之三十年叔弓往葬共姬叔孫豹會澶淵宋災故昭公十一年叔弓葬宋平公二十五年宋元將為公故如晉卒曲棘二十七年會扈謀納公此魯宋邦交之始末也隱公八年遇犬丘盟瓦屋僖公二十五年盟洮二十六年盟向

衛為魯伐齊三十年納玉請釋衛侯文公四年甯俞聘宣公七年孫桓子來盟成公三年良夫聘且尋盟八年媵共姬襄公元年子叔聘七年季武子往報孫文子來尋盟三十年共澶淵之會昭公二十七年協納公之謀此魯衛邦交之始末也觀衛成深室之囚諸姬環視莫恤惟魯不愛先君之重器始反衛侯魯昭之逐殞身不惜而為魯急難者宋元也扈之會諸大夫莫利納公獨宋衛之大夫

心切義舉亦足以明三國之式好無尤善終善始矣獨立督之會取賂而不討弒君之賊澶淵謀救宋災而實未嘗以財歸之不獨縱釋蔡般為不知類也此二役誠為可憾而魯衛于宋最暱亦與諸侯同惡焉其謂之何矣共姬賢而有禮遂致諸國之媵及蹈譆譆出出之變守經以死聖人于其始卒一書再書芳流史冊亦可以知立節為大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六

左傳紀事本末卷七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魯文姜之亂 莊公忘讎附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

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補逸　管子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申俞諫公不聽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我君之禍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發明　按忘父仇而為之主婚喪心甚矣何以為禮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

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發明按此正莊公忘父仇之惡也何善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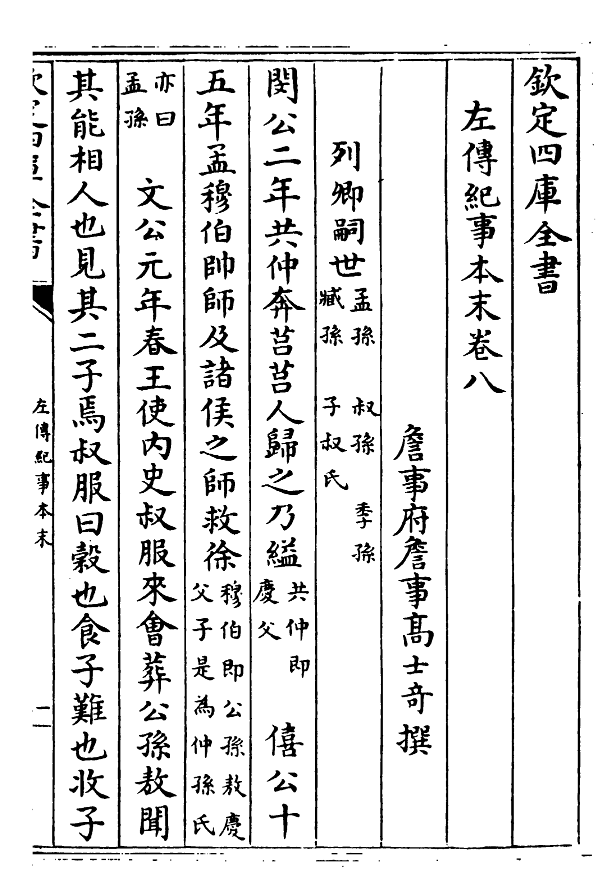
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

臣士奇曰文姜淫恣爲鳥獸之行與弑桓公狂走無忌論者謂莊公不能盡防閑之道桓公不能慎有家之戒禍成於于濼而穢極于如莒竊謂不然

禮首冠昏以其為人道之始也合兩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益莫重乎親迎矣魯與齊密邇親迎之禮尤便躬自圖昏于嬴而使公子翬逆女齊侯溺愛越禮以送而桓公初未受室于姜氏之祧何輕重之倒置也且羽父弒君之賊也昏姻吉禮之大者而以凶人從事其間公子彭生之兆成矣公惟不能慎其始因不能正其終先王所為致謹于大昏之際也夫覿子同之生而公與文姜宗婦命

之文姜此際亦似少嫺于禮者迨如齊姦成而淫奔之行遂至于不可制然則使桓能從申繻之訓豈其至此乎桓公弑凡魯不能討而假手於齊人特以文姜為之媒此亦似有天道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莊公忘父之讐不能與一旅問罪之師僅以一彭生塞責而靦然主王姬之昏同伐衛之舉及圍郕而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擊齊猶欲引脩德待時之義以自解天下之無人心者亦至此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七



左傳紀事本末卷八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列卿嗣世

孟孫 叔孫 季孫 臧孫 子叔氏

閔公二年共仲奔莒莒人歸之乃縊共仲即慶父 僖公十五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穆伯即公孫敖慶父子是為仲孫氏亦曰孟孫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奔莒從已氏焉　十四年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十五年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幃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補逸

國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寛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寛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禄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

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

發明　孟文子即文伯獻子之父也名不見經以無祿早世故穆伯之醜如此有賢子孫以世其家所謂有子考無咎者非耶以上孟獻子之立

莊公三十二年成季使鍼季酖僖叔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僖叔即叔牙

僖公四年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即公孫兹叔牙子是為叔孫氏

五年夏公孫兹如牟娶焉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

成公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補逸　國語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

欲賜也魯執政惟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十六年六月晉楚戰于鄢陵戰之日公出於壞隤宣伯

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壊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宫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壊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秋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

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

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以上叔孫穆子之立）

莊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閔公元

年季子來歸季友為季氏之始其子不見經其孫即季文子行父也　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

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
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
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

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攷異 莒僕之事國語作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為我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内外傳事無不同者獨此有異附誌之

補逸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

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發明魯自中葉卿族五家三桓而外臧孫氏孝公子公子彄之後也子叔氏宣公弟叔肸子嬰齊之後叔老叔弓以下是也其上大夫有子服氏惠昭景伯甚著功名則孟獻子它之後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以上季文子立此序三家之始

隱公六年冬公子彄卒此臧僖伯臧氏之祖也子為哀伯孫為文仲附紀于此以起臧武仲立季悼子出奔之事并孟孝伯臧為之立俱附見

襄公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

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以上臧武仲之去國與季悼子孟孝伯臧為之立 二十四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

夢天厭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名女何如對曰顧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

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名杜洩見告之饑渴授

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置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舍中軍季氏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

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以上叔孫昭子之立

宣公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發明叔肸以宣公之弑為非又以兄弟不忍去之織屨

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與其子嬰齊蓋皆賢人也

按叔肸子為公孫嬰齊叔老叔弓之父也此子叔氏之始

補逸 國語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犫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也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

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成公十七年聲伯之母不聘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

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懐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以上子叔氏

補逸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

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

辨誤 按仲嬰齊或係歸父之子亦未可知若公孫嬰齊乃叔肸子聲伯非此仲嬰齊也經文明有二人何得混而為一乎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

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以上孟僖子之事

昭公二十五年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寳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内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

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鲂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㑹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㑹㑹曰僂句不余欺也以上臧㑹之立 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

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以上季康子之立

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

禮不度敢展謝之

發明按臧氏有後于魯而不失臣節其與子叔氏後人俱賢于三桓遠矣

臣士奇曰魯卿莫强于三家其餘又有臧氏子叔氏其世次叢雜所宜深考也孟孫之祖慶父慶父弒逆走莒莒人歸之自縊立其子公孫敖敖與從弟襄仲爭己氏卒從己氏于莒魯人立其子文伯文伯卒弟惠叔嗣立其後文伯之世大孟獻子文

伯子也獻子生孺子速即孟莊子也莊子生孺子秩而豐點立其庶子羯所謂孟孝伯也及昭公時有孟僖子生南宮敬叔與孟懿子懿子生武伯而獻子之孫有惠伯惠伯生昭伯別為子服氏及哀公時又有子服景伯孟孫氏世系槩如此叔孫氏之祖公子牙以酖死立其子公孫兹牙之孫曰得臣得臣生僑如僑如如罪出名其弟豹於齊而立之生孟丙仲壬為豎牛所殺立其庶子婼是為昭子

昭子生成子不敢成子生武叔州仇武叔生文子
舒叔孫氏世系槩如此季孫之祖成季再傳為文
子行父文子生武子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紇臧氏立之悼子生平子意如平子生桓子斯桓
子生康子肥而公彌别為公鉏氏悼子之子穆伯
靖又别為公甫氏季孫世系槩如此臧氏之祖公
子彄孝公子也是為僖伯僖伯生哀伯達哀伯生
文仲辰文仲生宣叔許宣叔生賈及為武仲紇者

繼室之子也以穆姜姨子故得立後奔邾爲乃主臧氏之祀焉爲生昭伯昭伯立而惡季氏立其從弟會會生賔如賔如生石嘗爲魯將兵伐齊子叔氏之祖叔肸宣公弟也生子叔聲伯亦曰公孫嬰齊聲伯生叔老齊子齊子生叔弓叔弓生叔輒及叔鞅叔輒生叔詣而弓之曾孫有叔還叔還生叔青臧孫子叔之世系又槩如此今按孟叔二氏之先皆爲逆首不如季友之賢然如文伯之不顧以

利易次莊子之不改父臣僖子恥不能相禮而知孔子為明德之後卒使南宫懿子受學聖人此亦足以葢前人之愆而有餘也僑如淫姣幾盜魯國牙之弑械殆未甚焉而叔豹子昭繼世稱社稷之衛忠貞彌烈矣第庚宗之舍竟以讒入凶于而家而身亦隨之豈所謂老將智而耄及者耶昭子朝而命吏卒剪凶豎不賞私勞其賢加于流俗數等哉若州仇非毁仲尼較之孟僖殆薰蕕之相去矣

季友靖亂于慶父夫人内訌之際誠不負文手之
占保姓受氏固其宜哉行父繼以忠清相三君而
無私積却莒僕之奸等鷹鸇之逐春秋列國名卿
蓋未有能過之者而宿及意如遂弱公室貽公思
一摇手而身已被逐客死乾侯為天下笑而意如
不臣之名亦藏在諸侯之策雖孝子慈孫莫能改
易成季行父之忠替矣公子彄與其子哀伯世以
忠諫顯武仲之知見許于聖人而徇季宿之私情

舍公彌而立羯譖訴于孟氏不能思患豫防從甲東門適與為亂之言券斬關出走納蔡規後所號為智囊者安在乎雨行何聖之譏猶淺焉耳叔肸不義宣公之簒織屨而食終身不食乃凡之食子鮮不仕同一高蹈聲伯不貪苦成氏之邑有父風焉皆崇邦之彥也合觀魯卿之族世以考其賢奸邪正而公室之強弱興衰瞭然在目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九 卷十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左傳紀事本末卷九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三桓弱公室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

補逸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境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攷異 按二條國語畧同但一作匠師慶一作夏父展俱不曰御孫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補逸 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内難

也君子避内難而不避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三十二年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

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補逸　公羊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

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僇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僇笑必無後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累氏至乎王隄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

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補逸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

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
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
公存之時樂曽淫于宫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
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
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洛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
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

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昬亂霸王之器也

辨誤 按二傳以仲孫為公子慶父其謬已甚甚矣公穀之劣于左也專家之師往往膠固如此

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以上慶父弑閔公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

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八年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發明　滅項之舉三桓專政之漸也此時季友子不見于經傳公孫茲亦方卒惟公孫敖存是舉當屬敖所為胡氏以為季孫非是葢敖方帥師救徐兵柄在手理

或有之也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　冬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

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茍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以上季友立僖公以下仲遂立宣公之始　文公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

而賤逆之君而畀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

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

齊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來反馬也　七年春衛

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

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晉侯之立也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

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有事

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季文子初聘于齊國武子來報聘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成公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

公子偃俱詳列卿世嗣　十八年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時成公薨襄公以沖年即位故政權下移而季氏益强　襄公

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于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辛未季文子卒見列卿世嗣　七年城費見陪臣叛

補逸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

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于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攷異 國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

侯之所以怨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于魯襄昭皆如楚

攷異 據外傳穆子以為不可據内傳則穆子似所甚願者他日杜洩之言亦然今並存之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

攷異 新序孟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

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

獻子曰我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

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我盡于此矣客出

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

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于春秋按顏回去孟獻子甚

遠此或姓名偶同

韓非子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

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禄以附下也　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我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禄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

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禮記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

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癸酉葬襄公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

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來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四年叔孫不食乙卯卒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毀之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十年叔孫婼如晉葬平公　十有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二十一年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二十五年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宫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

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

與𫆌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

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
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
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
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

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

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

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內外且

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

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補逸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

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

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葢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

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

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剸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

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宫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歟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貨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

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幄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補逸　穀梁傳作叔倪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是皆無公也此天命也非我罪也

發明　按此言則叔詣殆忠于公者亦叔孫昭子之流與然昭子不及殺䜿戾亦是恨事

冬十月鄆潰

補逸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

懲過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

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

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

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

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若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十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補逸 說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

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子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

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

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以上意如逐昭公

以下哀公孫越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

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

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補逸 禮記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

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補逸 禮記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以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向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逆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補逸史記哀公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臣士奇曰三桓者孟孫叔孫季孫皆桓公之所出也自慶父叔牙首行弒逆為公室削弱之由成季

酖叔牙走慶父擁立閔僖二君其忠莫比而專魯國之政亦自此始葢從古權臣未有不廢置在手而太阿因以倒授之者也傳稱成風聞成季之繇私事之而屬僖公夫人臣無私僖公之屬將以何為哉即是觀之而季已非純臣矣敗莒獲拏奄然受汶陽及費之賞大都耦國强私弱公已有其端至僖公方會于淮而輙自取項雖未知其何人而先儒以為季氏為之仲遂殺惡及視援立宣公當

是時將順其意為之納賂通殷勤于齊者行父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行父一言而東門見逐炎炎之勢真可畏也夫行父以上號稱忠賢者也及宿而心術愈不可問矣其父甫没而費城矣三軍作矣取卞以自封矣范獻子來聘而公臣不能具三耦矣未幾而中軍復舍矣四分公室而季氏且有其二矣益以意如之凶逆是時魯君浮寄旦夕莫必其命幸而逃死寧俟孫齊適越之後哉故

魯削之成于三桓而季為之魁宿及意如不容誅而責備賢者乃在季友行父以其為事權所由始也昭公習儀以亟居喪而無慼容𣫍𣫒鮮恥受制于權臣固不能以自立然伐亦亡不伐亦亡觀公之兩以戈逐獻謀者不可謂不密卒傷困辱投袂興師此亦山陽密詔高貴登車之槩也惜乎登臺之請不達權變違棄子家之言坐取奔敗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至其流離瑣尾内制于左右外辱于

大國梁丘據范鞅之徒溺于貨寳黨護意如百計以阻徒使宋元殞身叔舍含恨而昭公又昧于小不忍之義終以老死乾侯賦旄丘之葛誠不能不痛心疾首于齊晉之君臣也哀公之時視稠父微弱益甚五梧之逆杯酒失歡又不及昭之沉密乃欲恃鞭長以去三桓適越不復悲夫

左傳紀事本末卷九